

■玉渊杂谭

加映场次能拯救艺术电影吗

近年来,艺术电影在市场上的惨淡境遇引发众多业内人士的关注。如何为艺术电影提供良好的发行、放映渠道,成为业界普遍关心的话题。10月15日,由中国电影资料馆联合5家单位共同发起的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,在第十三届长春国际电影节上正式启动。9家电影院线渠道方拿出分布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00个影厅作为首批加盟影院放映艺术电影,保证每天至少放映3场艺术电影,每周至少保证10个黄金场次放映。(10月24日《中国文化报》)

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宣告成立,值得文艺片的拥趸们“喜大普奔”,他们终

可以在影院里经常欣赏到文艺片的妙不可言了。虽然首批文艺片放映厅只有100个,但接下来,该联盟还会在全国征集400个合作艺术影院,并逐步扩大整体布局,最终实现3000块银幕动态放映艺术电影,让更多的艺术电影与观众见面,这就解开了文艺片发烧友们“想看却无处看”的困扰。不过,这个艺术影院联盟,能承担起扭转国产文艺片的困局吗?我看比较难。

文艺片一直危机重重。不少文艺片口碑虽不错,但上映后几乎都会陷入“叫好不叫座”的怪圈。其中原因,在于一部分文艺片太高冷。比如由30余位华语明星助阵

的《黄金时代》,耗资七千万、筹备三年拍摄又三年,但因很多观众不熟悉女主角萧红,兴趣不大,表现方式也被评像教学片、文献片,不像大众电影。若文艺片“千片一面”、同一种色调、同一种情绪,不能换一副面孔,有放映的地方,却难以把观众召回影院。

从电影观众来看,我们的文艺片观众还很小众。在任何一个自由竞争的电影市场,掌握着某种类型电影“生死”主导权的,一定是观众。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虽然井喷,但文艺片的观众基础远远没有建立,文艺片的认同度长期较低,观众的接受能力有待提高。即使我们尽

可能多地给文艺片一些放映机会,仍可能落得个“有片不看,有厅无人”的尴尬。毕竟电影观众的观影水平不会在短期发生质的飞跃。

再从经营压力看,艺术影院联盟能挺多久,也很成问题。正因文艺片太高冷、受众规模小,在国内院线始终处于弱势,常常只能“一日游”甚至“一场游”,毕竟影院、院线要讲究经营成本,何况房租、人工等成本目前都在大幅提高。据报道,过去业内也有类似于建立艺术影院的消息,但最后往往悄无声息。目前北京有三家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艺术影院,基本都处于盈利困难甚至不盈利的境

文·何勇海

地。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能够走多远,让人担心。

总之,在商业片最好的年代,严肃电影最坏的年代拯救文艺片,不能仅靠放映环节,需要电影大环境的培养与支持。换言之,文艺片最终要摆脱困局,除建立艺术影院联盟,还要靠文艺片自身进行调整和完善,寻找艺术创新与观众接受之间的平衡点,要坚守艺术追求,也要注重市场营销,从题材与演员选择到后期宣传发行等,扩大自身影响;也要靠政策支持,通过资金补贴鼓励文艺片创作与宣传发行,推动解决文艺片投资难、票房低的问题。

有那座坟,这山就有了灵魂!

魂

我在陕西白河县仓上镇山区腹地,站在一座叫做天宝的山包上,这是一座现代农业科技园。左右望去,山坡上的梯田层层叠叠绵延铺展。

对于梯田朝拜并不陌生,文革中,在山区采访宣传的主旋律就是“农业学大寨”,学大寨就是修梯田。

这里的山区和山西大寨的黄土高原不同,山上基本没土都是风化石,修梯田就是把大块的风化石围着风化石的渣渣,靠着铁锤钢钎手拉肩扛,那梯田修得是越来越窄,后来的梯田窄成不足半步,被前来看考察的干部讥笑为“皮带田”。

可是,眼前的梯田真的叫朝拜大开眼界了。且不说每个台阶一人多高、数十米宽的梯田蔚为大观了,就是每层梯田之间的田间道路,居然都是可以通行汽车的水泥路。几辆自卸卡车在田间道路上往返作业,将一车车的肥料和泥土倾倒在梯田里,然后用机械平整土地犁耨耙耩。一层的梯田因时因地种植了不同的作物,随着季节的变化,也橙黄绿青蓝紫各种色彩不断变幻,将整个山区点缀得五彩缤纷。

天宝现代农业科技园,早已成为这一带闻名遐迩的旅游观光景点。在这个不大的山包上,甚至还建起了一个星级酒店……

83岁的王伯陪着我走在酒店附近的山路散步,这位老人个头不高精神矍铄,是土生土长的天宝村人。王伯算是农民中的精英了,上山会种地采药,回村能教书治病。如今83岁的高龄,还兼带着雕刻碑文种菜的营生。

王伯曾拿出他写的对联给我欣赏,长约两米,斗笔大字。饱蘸金粉,力透纸背,骨架刚劲,布局大气,点似危岩,撇如金刀。在我赞不绝口之际,王伯告我“一副25元。”看看左邻右舍,甚至小径一街,门上贴的对联都是出自王伯的大红金粉手笔……

如此辛劳饱学老人,一生中竟然穷到两位亲人去世,都埋不起。一是解放之初,王伯当过国民党团副大队长的父亲被县里政府“镇压”了。当王伯得知消息,跑到汉江边父亲被枪毙的刑场,在沙滩里扒出一具一具的尸体,认出了父亲后,却无钱埋葬,只好把父亲拖到一块大石上,再去求亲友乞得一副薄板,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才将父亲草草入土。直到1980年,政府发来了一份为父亲平反的文件,原来在解放前夕,王伯的父亲就率民团大队向解放军投诚起义了。当地政府不了解实情,尼玛“杀错了”。

父亲平反不久,王伯的妻子因生活过于艰难,留下了几个儿女之后,积劳成疾撒手而去了。家里又是穷得买不起像样的寿材,又是一副薄板找块荒野野岭“暂厝”,等到有钱买寿材时再入土。没有料到一等就是七年,还是儿子王祥明考取了乡镇干部,才找同事借了三千元钱将母亲入土为安。

如今,儿子王祥明已经成为珠三角崭露头角的新媒体传播业老板,另一个儿子也成了县教育局的领导。孙子、外孙都纷纷考取大学,王祥明回家乡投资,在镇口要道建了一座十层大楼,王伯每天围着大楼的建筑工地忙活,让远亲近邻羡慕不已。

在天宝农业园,老人家指着不远处一座山包最顶上的一棵树,对我说,那棵小树长高了,树下有座坟,埋的是我的一个学生,名叫万立春,后来当了镇纪委书记,是生生累死的。

后来,我又找了一些人打听,得知万立春得了肝硬化,在离白河较近的湖北十堰医院住院治疗。医院说,再有七个七八千块钱,就能挺过这一关。万立春说,七八千块钱要山里人挣多久啊?他就带着“病人自愿放弃治疗”的医院证明,拄着棍子走了两天,硬撑着爬山回到家,死在了妻子的怀里。

他曾为了山里通电,和农民一起抬水泥电杆,累的“连裤裆都湿透了”;为了推广烟叶种植,他整天翻山越岭把解放鞋穿得烂了草鞋;为了核算成本,他一步一步的丈量用了多少电线,一个地数用了多少个电葫芦。终于让两个村干部“吐”出了多占的几千块钱……

王伯指着远处山包上的那棵树感叹,我这个学生是累死的,苦死的!万立春人险时,甚至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。一个比百姓还要穷苦的乡镇干部!1999年,陕西省开展了向万立春学习的活动。

次日,我专门起了个大早,沿着山路走到那座山包下面。发现山脚断壁如切,竟没有一条小径可以攀爬到万立春的坟前。我只有对着山顶的那棵树深深地鞠躬致敬!

有那座坟,这山就有了灵魂!

朝晖 1611419167@qq.com



登上琅琊台

梅宏

眺望
飘渺水波
何时帆过天际?指向
十年烟云
谁在瑶苑仙池?高台
罡风吹过
戎夷狄蛮
振臂四合御路
通心达志
颂德刻石
威严争不过千年龙湾
凭海临风
看不尽
身前身后西山
暮野峥嵘
叶叶听见
滚滚地雷

张潮生于顺治七年(1650),卒年不可考,一般认为应在康熙五十年之前。他出生于安徽,但长期住在扬州,一生志业与书有关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“仆赋性迂拙,于世事一无所好,独异书秘笈,则不啻性命”。其实,张潮早年也曾有心于举业,十三岁开始做八股文,但仕途不得意,只做过九品小官,二十多岁断绝了当官的念头,专心于写书、藏书、编书、刻书,“著得一部新书,便是千秋大业;注得一部古书,允为万世宏功”。除著书外,他还编了《檀几丛书》和《阳代丛书》,这两套丛书汇集保存了大量文献,广受好评。

读书,对张潮而言,不仅是生活的一部分,而且是观察世界、品味人生的参照系。当然,这也是中国文人的传统。明代陈继儒就把读书和交友相比,“吾读未见书,如得良友;见已读书,如逢故人”。张潮则讲得更加精致,“对渊博友,如读异书;对风雅友,如读名人诗;对谨慎友,如读圣贤传记;对滑稽友,如阅传奇小说。”

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化人推崇张潮的很多,林语堂就是其中之一。他在代表作《生活的艺术》中,专设“张潮的警句”一节。林语堂说,享受大自然不单是限于艺术和图画,显现于我们之前的大自然是整个的,它包括一切声音、颜色、式样、精神和气氛,中国文人有一种将人生、生活和大自然融合起来的精神,张潮在《幽梦影》中对此说的最为透彻。

林氏所言不虚,《幽梦影》是张潮三四十岁时写成的,全书219则,似独自冥想所得,又似读书随感札记,不似体系,只是充满情趣的片段文字,警句俯拾皆是,若和张潮的文人朋友们所写的神评论一起看,更

令人忍俊不禁。举个例子,第15则,张潮写的是:“少年人须有老成之识见,老成人须有少年之襟怀”。显然,讲的是处世之道。然而,他的医生朋友江含徵“脑洞大开”地点评道:“今之钟鸣鼎食、白发盈头者,若多收几斛麦,便欲置侧室,岂非有少年襟怀耶?独是少年老成者少耳。”这有点歪解的意味了。但批评家张竹坡可能觉得歪的还不够,又补了一刀:“十七八岁便有妾,亦居然少年老成。”于是,画风彻底扭转,一本正经的哲理书,顿成嬉笑怒骂的朋友圈。

笔者的微信朋友圈中,常有或真或假的所谓“读书法门”刷屏。但若和张潮的读书法相比,就小巫见大巫了。在读书这件事上,张潮一扫风雪月、花鸟虫鱼的浅情调,露出舍我其谁的豪情满怀,“天下无书则已,有则必当读”,而他的许多关于读书的妙语,今天依然耐人咀嚼。且看几则:

读书和时令有关吗?有的。曾国藩说过,“刚日读经,柔日读史”。大意是,斗志昂扬、满血状态时应当读经,研究一些高深的道理,而心情灰暗,满脸黑线时,不妨读史,获得一些智慧的启迪。张潮说得更详细,“读经宜冬,其神专也;读史宜夏,其时久也;读诸子宜秋,其致别也;读诸集宜春,其机畅也。”其实,刚也罢,柔也罢,春夏秋冬也罢,并非仅是时间,而是心情。人处在不同的季节和环境,心境是不一样的。常读书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体验,有时拿起一本书来,翻了许多页,不知所云,或许,这并非读书人的问题,只是时间没对罢了。因此,不妨遵照鲁迅先生“随便翻翻”的教诲,广泛撒网、重点捕捞,多

翻一翻,先找到对的那一本,再认真读下去。

读书和阅历有关吗?有的。张潮说:“少年读书,如隙中窥月;中年读书,如庭中望月;老年读书,如台上玩月。皆以阅历之浅深,为所得之浅深耳。”生活本身是一门学问,而书本无非是过去人的生活罢了,二者自然可以互相参证。类似的道理,黑格尔也说过,“对于同一句格言,出自饱经风霜的老年人之口与出自欠缺阅历的青少年之口,其内涵是不同的。”而在中国人看来,阅历的内涵更加丰富。宋代词人蒋捷《虞美人·听雨》云:“少年听雨歌楼上。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。江阔云低,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。鬓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。一任阶前、点滴到天明。”可见,阅历不仅是开启学问的钥匙,还是理解自然的门径。或许因为这个缘故,张潮说读史要“无字之书”。他说,“善读书者,无字之书;山水亦书也,棋酒亦书也,花月亦书也。”“能读无字之书,方可得惊人妙语”。

读书有次序吗?也有的。张潮说,“先读经,后读史,则论事不谬于圣贤;既读史,复读经,则观书不徒为章句”。陆次云评点道,“先儒著读书法累牍连章,不若心斋数言道尽”。心斋,是张潮的号,这句话确实说得极为精到。“经”描绘的是一个理想国,它告诉人们世间的大道理,就像世界上永远找不到完全符合

文·胡一峰



“圆”的定义那个圆一样,真实的历史总是充满了权变,“经”中说的大道理从来就没有完全实现过。因此,如果没有经的意识在心中,读历史无非是读一部厚黑学,但若没有史的积淀,即便饱读经书,也不过一枚空头政治家罢了。张潮还说过,“经传宜细读,史鉴宜与友共读”,大概也是这个道理。

《幽梦影》中说,“阅《水浒传》至鲁达打镇关西、武松打虎,因思人生必有一桩极快意事,方不枉在生一场。即不能有其事,亦须着得一种得意之书,庶几无愧耳。”我想,这多少有点夫子自道的味道。而跟着张潮去读书,又何尝不是一桩人生快事呢?

■科林碎玉

“杞人忧天”的价值

文·陈桂权

“杞人忧天”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成语。在我们认识中,这位仁兄的忧虑是有些可笑的。但凡事皆有缘由,要完全理解这个成语,就必须清楚杞人当时之所以要担心天塌下来的理论依据。

其实,这里涉及到古代人的宇宙观问题。宇宙观通常包含三个基本问题:其一,宇宙的中心在哪里;其二,宇宙中各天体的运行机制、规律;其三,是什么力量维持宇宙的运转。这些如今已成为常识的问题,在古人却是探索的终极奥秘,无数天才精英终其一生为求一解,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代价。

要真正理解“杞人忧天”这个成语,我们必须考察这样两个问题:一是杞人说这话的语境;二是杞人生活那个时代的人有着怎样的宇宙观。

“杞人忧天”一语源自《列子·天瑞》篇,故事原文略去,大意如下:杞国有人担心有朝一日会天崩地陷,自己则无处栖身,关心他的人(姑且称为“某甲”)劝解说:“天是气体积累而成的,我们每天伸展呼吸都在其中,又何必担心它会掉呢?”杞人追问道:“如果天真的是气体积累而成,日月星辰肯定会掉下来”,某甲答:“日月星辰也是气体中闪着光的成分,即使它们坠落下来,也不会伤到人”;杞人继续发问“如果大地崩塌又该怎么办?”某甲答曰:“大地是土累积而成,充满了我们周围,我们整日都在上面活动,它是不会塌陷的。”杞人这才安心。

从中我们得知,杞人之所以担心天地会崩塌,是因为他认为构成宇宙的物质是气。正常中,气又怎能托起众多的日月星辰呢?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杞人认为宇宙是由气构成的呢?这就涉及到古代对宇宙的认识问题了。

古人对“天”的形成早就有了丰富的认识。我们所熟悉的“盘古开天辟地”的故事便是他们对宇宙形成的解释。古代言天的理论流派很多,但影响最大的有三家:盖天说、浑天说、宣夜说。这三种宇宙论在汉代社会都有一定影响。

“盖天说”:以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的《周髀算经》为代表,其主要观点是“天象盖笠,地法复盘。天在上,地在下,天地相盖,天地之间耸立一根高六万里,直径二万三千里的天柱,日月星辰随天盖旋转,近见远不见,形成了昼夜四季变化”。这也是古老的“天圆地方”说的完善表述。“盖天说”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远影响,如“共工怒触不周山”、“女娲炼石补天”以及《西游记》中的孙悟空误以如来手指为天柱,都是“盖天说”影响的体现。

“浑天说”:“浑天说”的影响更大,历史上一大批知名理论家都是这一学说的推崇者,最为后人熟知的便是那个“数星星的孩子”——张衡。他在《浑天仪注》中说:“浑天如鸡子。天体圆如弹丸,地如鸡中黄,孤居其内。天大而地小,周天365.25°……”为演示“浑天说”理论,张

衡还制造了“浑天仪”。在张衡等人的大力推广下,“浑天说”逐步成为我国天文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宇宙观。这一状况直到明末“西学东渐”,西方天文思想传入才得以改变。

“宣夜说”:这种宇宙观认为,“天了无质,仰而瞻之,高远无极。……日月众星自然浮虚空中,其行止皆需气焉。”“宣夜说”的可贵之处在于,它打破了天有硬壳的传统认识,指出天是无限的空间,日月星辰无需附在所谓的天球之上,而是悬浮在空中,同时认为气是维持天体运行的动力。汉代以后,魏晋时期“宣夜说”不断得到发展。但由于它认为“日月星辰漂浮与虚空之中,并且依靠气在运动”,于是“宣夜说”的传播便引起“忧天坠”的思想。这也就是“杞人忧天”这个成语所处的时代背景了。

如此,我们便能理解杞人的担忧其实并非庸人自扰。应该说,杞人提出了一个终极问题——维持宇宙中天体运行的动力为何。但是,那位某甲兄给出的是一个非常敷衍的答案。我们历史上有太多“某甲”类的人了,他们急于给问题一个确定的答案。殊不知,问题的价值往往不在于解决,而在于它本身所带来的进一步思考。而人们又太想知道一个答案,进而满足于得到答复后那“舍然大喜”的陶醉与释然。于是乎,我们那些原本很有终极追问价值的问题,就这样被那一个安于表面的答案给扼杀了。



茶蔗子(油画)

马克西莫夫(俄罗斯)